



女帝奇英傳

上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作品集

16

女帝奇英傳

上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帝奇英传/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9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14-6

I. ①女…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0971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47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题字: 黄苗子 书名篆刻: 张贻来

女帝奇英传

出版人 祁军

策 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 娴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林卓萍 德斯裴设计

内文插画 卢延光

文字编辑 林卓萍 曾紫凤

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电 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传真020-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电话: 020-34297719)

印 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1230mm 1/32 18.25印张 516千字 插图32幅

版次印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总 定 价 42.00元(全二册)

目 录

一	量才玉女惊身世	1
二	落拓王孙戏丽姝	27
三	巴州夜听宫闱秘	45
四	碧野晨风飘落花	57
五	峨嵋金顶英雄会	71
六	青剑红绸女侠来	89
七	刺客多愁感明主	107
八	王孙失意遇魔头	129

九	吟到恩仇心事涌	143
十	柔情似水最难禁	165
十一	假作真来真作假	181
十二	张冠李戴入长安	199
十三	怅惘恩仇难自解	213
十四	飘零琴剑泪痕多	233
十五	瀚海风砂迷望眼	253
十六	天山冰雪种情根	269

一 量才玉女惊身世

“剑阁开天险，——看剑！”

“削壁接青天，——奇哉！”

“飞鸟飞难过，猴子锁眉尖，——好呀，好步法！”

“低头望山谷，白云脚下悬。——我的好小姐，你可别看啦！”

“嘿、嘿、嘿、哈、哈、哈！看剑，看剑！接招，接招！”

说话的是一对兄妹，复姓“长孙”，哥哥叫做长孙泰，妹妹叫做长孙璧，他们正在比剑。

如果你在这儿，如果你看到他们比剑，包管你会瞠目结舌，连大气也透不过来！

你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斗剑？他们是在蜀中天险的“栈道”之上！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剑阁上的“栈道”，更是最险的所在。“栈道”乃是在悬崖削壁上开山凿石，开辟出来的羊肠小径，有些地方根本无路可走，竟在削壁千仞处凿穴架木，在横柱上架起凌空的道路；有些地方则沿着山壁，凿成几千步的梯级；昔时楚汉相争，刘邦用韩信之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骗过了盖世英雄的楚霸王，他绝不信栈道能修，却料不到敌人已从陈仓暗渡，终于弄到力能拔山举鼎的楚霸王自刎乌江。栈道之险，于兹可见。

这对兄妹，不但在栈道上比剑，而且你唱一句，我和一句，嘻嘻哈哈的开玩笑！但见他们盘旋进退，捷似灵猿，剑气纵横，迅如掣电，谁要是踏差半步，定会粉身碎骨，他们却满不在乎，从容比划！

这样的比剑，即算在武林高手之中，也是难得一见，然而这里

却有一个小姑娘，她坐在山石上，捧着一部诗集，读得津津有味，正眼儿也不向栈道那边一瞧。

这小姑娘约莫十四五岁年纪，长得眉清目秀，娇小玲珑，她对当前这等奇妙的剑术，毫不动心，只在听到长孙兄妹唱和之时，才稍稍停了一停，心中暗哂：“泰哥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作来作去，却还是只能作打油诗，不过，这首即景的白描诗，还算脱俗自然，也难为了他了。”

两兄妹在栈道之上，瞬息拆了三五十招，哥哥渐渐占了上风，将妹妹迫得手忙脚乱，长孙璧叫道：“婉儿，你怎么不来帮我？”长孙泰叫：“留心，这一招白虹贯日，拆得不好，不死必伤！”长孙璧用了一招“回风舞柳”，娇躯轻摆，在间不容发之际，避过了长孙泰这当胸一剑，大呼小叫着：“婉儿，你再不来，我今日可要败在哥哥手下啦！”这小姑娘仍然只是微微一笑，动也不动！

长孙璧却是心念一动，哈哈笑道：“好灵精的鬼丫头，不上当啦！”往日她用这个法儿，婉儿必定前来相助，今番才第一次不灵。

这小姑娘复姓上官，名叫婉儿，闻言笑道：“好姐姐，我正在做今日的诗课，恕我不陪你们练剑了。”原来她已看破长孙璧的心思，那是故意诈败，好诱她一同练剑的，看她适才那一招“回风舞柳”之妙，剑术实不在她哥哥之下。

两兄妹一笑罢手，从架空的栈道上跳下来，长孙璧道：“你整天只是挂着作诗，再过几年，只怕王、杨、卢、骆这四位大诗家见到你，也要拱手臣服了！”王是王勃，杨是杨炯，卢是卢照邻，骆是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诗名籍甚，风靡一时。

上官婉儿却似意殊不屑，微笑说道：“四杰之中，王勃小有才华，其他三人也不见若何特出，尤其那骆宾王，最喜用数字入诗，故意卖弄，什么‘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什么‘小堂绮帐三千万，大道青楼十二重’。啰里啰唆，我最不欢喜。他的文章比他的诗好得多。”

长孙璧咋舌笑道：“好大的口气，当今皇帝在位，听说要开设女科，这个自古以来的第一个女状元，必将非你莫属了。”上官婉儿又是微微一笑，意态之间，更是不屑。

长孙泰笑道：“璧妹，你这话说错了。婉儿可要恼你瞧不起她呢！”长孙璧怔了一怔，随即意会，纵声笑道：“不错，想这普天之下，谁配来考我们的婉儿？若是将来果有女科的抡材大典，婉儿要做就只能做主考，可绝不能贬低身份去考状元。”长孙泰道：“听说上官伯母生你的时候，见天神梦送一把玉尺，一把大秤来，你左手执尺，右手掌秤，天公早已注定了你要衡量天下的才人！”上官婉儿恼道：“别开玩笑啦，我即算有心去衡量天下之士，也不屑做武则天的主考官！”

长孙泰眼珠一转，尴尬笑道：“不错，武则天算得什么真命天子，她只是篡夺大唐皇位的女魔王！好，咱们不提她啦。婉儿，你刚才做的诗念给我听听，好么？”上官婉儿抛开诗卷，翘首长空，缓缓念道：

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

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调，贪封蓟北诗。

书中无别意，但怅久离居。

诗中一片忧郁的情怀，好似在怀念远人，不能自己。长孙泰呆呆发愣，心中想道：“她来到我家之时，只有七岁，七岁的孩子能懂得什么？即算十四岁的姑娘，也不应有这种心事。”瞧瞧上官婉儿的脸色，觉得奇怪极了！

长孙璧赞道：“清词丽句，飘逸绝俗。好诗，好诗！只是愚姐有一事不明，倒要请教。”上官婉儿道：“姐姐请说。”长孙璧一笑道：“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不知贤妹所思的，是洞庭湖滨哪一位有福气的儿郎？”

上官婉儿笑弯了腰，扭着长孙璧道：“姐姐你怎么这等油嘴滑舌，无理取闹？我是借湘君、湘夫人的典故，在怀念大舜皇帝呀！”舜帝南巡，死于苍梧之野（苍梧不是广西的那个苍梧县，而是山名，在今湖南省宁远县东南，又名九疑山）。他的后妃湘君、湘夫人哭他，血泪染成了斑竹，称为湘妃竹。上官婉儿这两句诗，借用这个典故怀念先帝，以表故国之思，本来也讲得通，但长孙泰却总是疑心不释，心中直在琢磨：“婉儿，她，她在思念谁呢？”

长孙璧笑道：“这样解法，实在出乎我的意外，呀，你的诗太含蓄了，简直比爹爹所教的剑法还要难懂，我自认笨人，不敢和你再谈诗了，来，来，来！你今日还没有和我练剑呢！”

长孙泰为婉儿这首诗感到奇怪，上官婉儿却为长孙兄妹定要迫她练剑而感到奇怪，心中想道：“我性喜文学，不近武功，他们不是不知，却为什么老是缠我练武？”疑心一起，七年来压在心头上的疑云，越来越重了！

上官婉儿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唐朝的大官，在她七岁那年，有一天她家的老仆人王安和她的乳母突然带她离开京都，送她到长孙伯伯家里。到了长孙家中，才告诉她，她的祖父和父母已死了，要她从今以后，好好听长孙伯伯的教诲。她的祖父上官仪是太子太傅，父亲上官庭芝也是宫廷中的文学侍从，经常在宫中住宿，不大回家。他们是如何死的，上官婉儿自是不知，但她却清清楚楚地记得，就在她离家的那一天早上，她的母亲还是好好的，正要进宫去探望她的父亲，为什么王安不等母亲回来就抱她走了，她母亲又怎的会突然死了？王安告诉她说，那是因为宫中发生了厉疫，她的祖父、父亲暴病而亡，她的母亲入宫探病，染上厉疫，亦告不治。他要她赶快离开京都，就是要避开那一场可怕的厉疫。王安是他家几十年的老仆人，忠心耿耿，上官婉儿那时年幼，自然不会怀疑王安说谎。可是年纪渐长之后，疑心也就渐渐增长，她记起了出走之时，王安和乳母的神色都显得慌忙和紧张，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收拾，即算逃避厉疫，也不该如此！还有，长孙伯伯是她父亲最要好的朋友，为什么这七年来总不肯带她回乡去祭扫她父母的坟墓。可惜到她懂得这样疑心之时，王安和乳母也早已死了。这些疑团就一直留在心里。

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疑团——

她的长孙伯伯双名均量，文武全才，太宗李世民在位之时，他曾做到殿前检点之职。其后高宗继位，武后掌权，他即挂冠求退，在剑阁之上结庐隐居。上官婉儿七岁来到他家，如今十四岁了。这七年中，长孙均量对她真是爱护备至，视同己出，叫她和自己的儿女一道，日间习武，晚上习文，特别是教她武艺之时，简直比教儿

女还要用心。

可惜上官婉儿性喜文学，不近武功，常令长孙均量失望。上官婉儿还记得有一个晚上，她写了三首新诗，给伯伯评阅，长孙均量拍案叫绝，却忽而叹口气道：“你若专心文学，定可成为天下第一才女，唉，我却但愿你不要这样聪明才好，你做出这样的好诗，叫我又是欢喜，又是伤心！”上官婉儿甚是不解，尴尬笑道：“泰哥璧姐传你的武功，我传你的文学，你老人家在文武两方面都有传人，岂不也好？”长孙均量默然半晌，喟然叹道：“你的才华学问现在已远胜于我，岂止只是我的传人？可惜诗句虽工，对你究无大用，剑术难以速成，明日起你兼练暗器吧。”说来说去，还是要她用心练武，而且临走之时，上官婉儿还隐约看到她的伯伯眼中蕴泪，如有重忧。

几年来上官婉儿百思莫解，长孙伯伯要她文武双修，那自是一番好意，然而却也不必那样伤心！“我一个女孩儿家，要这样好的武功做甚？”上官婉儿想是这样地想，为了顺从伯伯的意思，她还是每天跟长孙兄妹练武。不过却常常在练武的时间，悄悄躲在一旁，读她心爱的诗篇。长孙兄妹拿她没法，只好想尽法儿，诱她练武。

如今长孙璧又磨着她练剑了，而且这几天来都要她练一出手就令敌人伤残的剑法，上官婉儿摇头笑道：“我但求习武强身，不想学这样霸道杀人的本领。”长孙璧轻抚她的头发，微笑说道：“你忘了今日是爹爹一年一度对我们的考较之期么？来，来，来！你最少也得学会刺穴的连环三剑！”上官婉儿这才蓦地想起，今日不但是长孙伯伯考较之期，而且是她父母的忌辰，长孙伯伯挑选这个日子作为一年一度的考期，不知其中可有深意？

天上突然飞来两只兀鹰，双翅展开，几达一丈，上官婉儿一看，原来这两只兀鹰正在追逐山中野兔，上官婉儿笑道：“好吧，我就练一手暗器的功夫，也好救这几只小白兔的性命。”手腕一抬，一柄匕首闪电般地射出，长孙泰叫道：“取它左目！”苍鹰应声而落，长孙璧跑去一看，但见那柄小匕首果然洞穿了苍鹰的左目，深深刺入了它的头骨，将它钉在地上。

长孙泰拍手赞道：“好一个百步穿杨的神技。再取这只苍鹰的右目！”这只苍鹰甚有灵性，似是知道遭逢强敌，贴地低飞，借那削壁峻崖，掩护自己，猛然间一伸鹰爪，抓起一只小兔，双翅一腾，就想飞下山谷。上官婉儿见它如此凶残，眉头一皱，匕首疾飞而出。

忽听得呼的一声，一条黑影突然从岩石后跳了出来，把上官婉儿的匕首接到手中，刹那间，鹰沉谷底，人到跟前！

上官婉儿抬头一看，但见面前站着的是一个虬须大汉，他接匕首的本领已是令人吃惊，而更令人震骇的是，他还背着一个华服老者，居然能在栈道上跳跃如飞，还接了她的匕首！

那汉子双目一张，朗声问道：“长孙均量可是住在这儿？”长孙泰忽地迈前一步，失声叫道：“你背的可是郑温伯伯？”郑温是朝中的御史大夫，与上官婉儿的祖父同是一殿之臣。上官婉儿睁眼一瞧，只见他背上的那个老人紧闭双目，面如金纸，看他相貌，依稀记得正是她幼年之时，那个常来她家，与她祖父谈诗论文的那个郑温！

长孙泰话声未了，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什么，是郑大哥来了么？”人影未见，声音却如在耳边，那虬须大汉急忙放下老人，直挺挺地跪在地上，自报姓名：“通州李元专诚拜谒，恳求长孙大人救郑大人一命。”李元虽然未见过长孙均量，但听得这种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已知道必是长孙均量无疑。

话语方停，人影已到。来的果然是长孙均量，他已六十有多，双鬓尽白，仍是健铄非常，双眼神光炯炯，打量了李元一眼，立即说道：“李兄快快起来，郑大人与我数十载知交，我焉能不救？待我看看受的是什么伤？”

忽然间，只见长孙均量面色大变，伸手一抓，抓着了李元的胸脯，双指一划，声如裂帛，登时把李元的胸衣撕开，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不但大出长孙兄妹意外，李元更是吃惊非小，连忙叫道：“我是保护郑大人入蜀的镖师，老先生休要误会！”

长孙均量垂手长叹，说道：“我不是对你疑心，我是对那两个魔头疑心，郑大人在朝为官，绝不可能与他们结有冤仇，他们为什

么这等狠心辣手!”把郑温的头发拨开，只见左右两边的太阳穴上，都有一个针孔般大小的伤口，好不容易才看得出来。长孙均量又道：“你再看看你的胸膛!”李元俯首一瞧，但见两旁乳突穴之下，都有一个金钱般大小的红印，登时面如死灰，蹲在地上。

长孙兄妹和上官婉儿不胜骇异，围上来看，只听得李元颤声问道：“我们中的，是不是毒观音和恶行者的暗器：透穴神针和碎骨钱镖?”长孙均量黯然说道：“事已如斯，老夫只好实话实说，郑大人中的是透穴神针，你中的是碎骨钱镖。是否能够解救，老夫殊无把握，只有尽力而为。”

李元忽地一声惨笑，跃起说道：“观音勾魂，行者夺命，中了这两个魔头的暗器，我亦自知无药可医。老先生不必宽慰我了。只是我保护郑大人入蜀，未能尽职，死难瞑目。尚望老先生为郑大人了未了之事。”

约在十多年前，江湖上出现了男女两个魔头，男的是个头陀，善使天罡刀法，另有一种极厉害的暗器，叫做碎骨钱镖，虽然是普普通通的金钱镖，但被他用毒药炼过，加上内功运用，所中之处，骨碎筋折。而且最奇的是，初时并无痛楚，药性蔓延，筋骨腐蚀，全身的骨骼就像给白蚁蛀空一样，到胸骨碎裂之时，便是神仙也难活命；那女魔头更利害，她擅用梅花针射人穴道，这梅花针也是用毒药炼过的，循着穴道，攻至心头之时，神仙难救。因为这两个男女魔头心狠手辣，故此被称为恶行者与毒观音。十年前各正派门下，曾聚集了数十高手，围攻他们，将他们逐到漠北。十年来销声匿迹，从未有人在中土见过他们。却不料而今竟然在此出现，一出手就伤了朝廷的命官和保护命官的镖师。

长孙均量也是十年之前，参加过围攻他们的高手之一，这时越想越奇，再审视了一下李元的伤势，说道：“你的伤势较轻，未必全然绝望。这事情有蹊跷，你们是怎么碰到这对魔头的?”

李元道：“郑大人奉命到巴州来探望太子……”长孙均量道：“什么，太子竟在巴州?”李元道：“章怀太子已被废了，被贬巴州，也将近半年了。”长孙均量恨恨说道：“先太子被毒，今太子被废。哼哼!虎毒不食儿，看来武则天的心肠，竟比虎狼还狠!”

原来先太子李弘是武则天的大儿子，有一天在合璧宫里，忽然莫名其妙地死掉，死时七窍流血，为状极惨，宫廷中流言蜚语，都说他是被武后毒死的。现在的太子名叫李贤，因为反对武则天的施政，遂被废立，当时曾昭告天下，不过长孙均量因为隐居剑阁，却还不知道他已被贬巴州。

上官婉儿听得毛骨耸然，心中想道：“怪不得长孙伯伯常说武则天是个女魔王，当真是比恶行者和毒观音这两大魔头还更可怕！”

李元续道：“我在洛阳开设镖局，郑大人以前做盐运使，常常请我保镖，很有交情。这次他奉命到巴州探望太子，我知道蜀中新近出现了几处剧盗，自愿护送他到巴州，一路上连小贼也没遇上一个，方自庆幸；哪料昨日到了广元，距离剑门关约莫有三十多里的处所，那里地形险峻，山道崎岖，我在前面开路，忽听得山上一声怪啸，回头一望，只见郑大人已跌倒马下。我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忙拨转马头，回身来救，哪知就在这瞬息之间，我的坐骑忽地一声长嘶，将我抛起，同时从树林中飞出了几枚钱镖，我人在半空，无论如何也躲闪不了，恃着自己有铁布衫的功夫，硬冲而过，看郑大人时，他已是昏迷不醒。我们那两匹马则瘫在地上，竟像给人用重手法击毙一般，但又看不出是中了什么暗器。我知道是遇上了绝顶的高手，正准备拼了性命和强人死战，可怪的是，强人竟没现身，但听得林中怪笑之声，越离越远，片刻之间，就好像到了数里之外！”李元似是余悸犹存，停了片刻，方始颤声接下去道：“我哪里还敢追赶！我仔细审视，郑大人身上一无伤痕，但摸他脉息，又分明是重伤之象。荒山野岭，无处求医，好在我记得郑大人说过，说长孙大人就在剑阁隐居，没奈何我只好来求你了。呀，想不到竟是毒观音和恶行者这两大魔头！更想不到我中了碎骨钱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

上官婉儿听了，但觉这件事情离奇之极，那两个魔头既非劫财，亦无宿怨，怎么无端端地向一个朝廷命官施展杀手！看长孙均量时，只见他眼珠闪动，似乎也正在琢磨这件离奇难解的事情。

过了半晌，李元叹口气道：“我也不指望活了，但郑大人未了之事还望老先生帮忙。”长孙均量问道：“什么未了之事？”李元

道：“天后托郑大人送给废太子的书信还未送到巴州，听郑大人说天后对废太子思念得很，贬他到巴州乃是不得已之事，让太子得看这一封信，也好让他安心。”

长孙均量哼了一声道：“猫哭老鼠假慈悲！武则天恨不得把李唐宗室，全部斩尽杀绝，连自己的儿子也不放过，我就不信她对太子还有半点慈母之心！”

李元不敢作声，长孙均量忽道：“是武则天自己的主意，叫郑大人去探望太子的，还是郑大人自己上疏求去，然后武则天再派遣他的？”李元道：“我不知道！”长孙均量沉吟说道：“我看九成是郑大人自己上疏请求许他去探望太子的。”忽地高声叫道：“定是这样，那两个魔头是武则天派遣来杀郑大人的！”这推想太过奇怪，连上官婉儿也觉难以置信，但看长孙均量的神情，却是说得十分肯定。

李元正自惴惴不安，忽见长孙均量面色大变，颤声说道：“泰儿、璧儿、婉儿，你们赶快回家，只怕这两个大魔头就要来了！”

长孙璧道：“爹爹，你怎么知道？”长孙均量看了李元一眼，似是有话想说，却又不忍出口。李元愕笑道：“这时候还有什么顾忌？我给老伯说了吧。想那两个魔头何等功夫，若然要取我与郑大人的性命，那真是易如反掌！然而他却故意让我们逃生，这，这——”长孙璧道：“这什么？”长孙均量接口说道：“这是故意要让李大哥逃到咱们家来。”

李元叹口气道：“这两个魔头用心恶毒，可惜我当时想不到是他们，要不然我也不会来连累老伯了。如今经老伯点醒，我才知道上了他们的圈套，做了他们的引路之人！”长孙均量道：“李兄不必引咎，我早蓄意要斗斗这两个魔头了。看这情形，那两个魔头是武则天派来的，更无疑了！”

上官婉儿道：“为什么？”

长孙均量道：“武则天篡夺了李唐帝位，自古以来，从没有女人做皇帝的，这真是一大妖孽。皇帝子孙，前朝大臣，十之八九都是效忠唐室，不愿臣服于她。她当然也知道我们这班人暗中反对她，所以历年来所作所为，极尽诛锄异己的能事。试想连儿子都可

以毒杀，还有谁不能杀？故此我料想郑大人必定是自己上疏，求她准许去探望太子，她知道郑大人心存李唐正统，于是就暗害他。”

上官婉儿道：“她若要杀郑大人，何须这样费事？而且还托郑大人带信给她的儿子？”长孙均量道：“这正是她手段高明之处，故作伪善，笼络人心。我是前朝大臣，她一掌权，我便隐居不仕，想来她早已恨我切骨。哼，那两个魔头一定是她差遣的！”

这七年来，长孙均量几乎每日都向上官婉儿说武则天的坏话，教儿女仇恨女皇帝。上官婉儿如今听了他这番推想，虽觉有点牵强，也信了七八成，只是有一点不大服气：“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男人做皇帝则天公地道，女人做皇帝就要被骂为妖孽？”当然这个想法，上官婉儿只是留在心里，断不敢在长孙伯伯的面前吐露出来。

上官婉儿正在自思自想，只见长孙均量面向着儿女说道：“泰儿、璧儿，你老父的性命也许过不了明朝，故此我如今多费唇舌，把话说明，好叫你们知道谁是咱家的大仇人。好，如今话已说明，你们赶快回家去，不论有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出来。婉儿，你稍懂医道，将郑大人搬回家去，用消毒散外敷，玉露丸开水内服。李兄，你——”李元叫道：“我中了碎骨钱镖，性命过不了三天，反正是死，就与你一同与那两个魔头拼了！”

上官婉儿与长孙兄妹回到家内，刚刚将玉露丸调水灌郑温服下，便听得长孙璧嘘声说道：“来了，来了，那两个魔头真的来了！”

上官婉儿从门缝张望出去，但听得两声怪啸，一声量大音宏，震得耳鼓嗡嗡作响，另一声却如黄莺出谷，清脆非常，刺入耳膜，令人神飘意荡。看清楚时，山坡上已来了一男一女，男的是个披发头陀，虬须如戟，相貌狰狞；女的头缠白巾，打了一双蝴蝶结子，长眉入鬓，姿容冶艳，荡意撩人。这一男一女，不问可知，自是恶行者和毒观音了。

恶行者怒吼如雷，身形一现，就冲着长孙均量喝道：“老匹夫，原来你还没死，洒家来索十年前的旧债了！”那毒观音却娇声吩咐地说道：“长孙先生，十年未见，你老人家健硕如前，可喜可

贺。好在你没有死，若是死了，那才叫我伤心呢！想当年，你率数十高手围攻我们，可惜人多混战，我还未得好好领教你的峨嵋剑法，今日幸会故人，得偿宿愿，快慰何如！”长孙均量冷冷说道：“要上便上，何必多言，老夫等候你们寻死，也等了十年了！”

毒观音微笑说道：“是么？既然如此，我可有一事要提醒你老先生，十年前你们人多势众，要把我置于死地，该想不到我还活到今天吧？今天你孤身一人，要想像我当年一样地脱身而走，恐怕万万不能了！你对家人子女交代了后事没有？有什么未了结的事要小妹效劳么？”殷殷垂问，竟似对老朋友一般，十分关怀。

长孙均量给她气得七窍生烟，嗖的一声，拔出了青锋宝剑，只见那毒观音斜眼一瞥，又是“格格”一笑，说道：“原来你不是孤身一人，还有个朋友在这儿。哎哟，我道是谁，原来是李大镖师。你中了我师兄的碎骨钱镖，你知道么？你不动怒，不劳神，还可以活到后天，听我的话，好好地躺在床上等死吧，这样死也死得舒服一些。若然你还要打架，一动真力，全身骨碎，呀，那才是痛苦非常哩！我一片好心，指点于你，不听良言，后悔莫及！”

李元大怒喝道：“好狠毒的女魔头，郑大人与你何冤何仇，施此辣手！我今日拼了粉骨碎身，也要斗你一斗！”毒观音纵声长笑，说道：“好汉子！我平日杀人，从来不讲道理，今日看在你这点硬份，破例和你说说。你问我为什么要杀郑大人吗？那是天后和我的一片好心，天后说郑大人白发苍苍，万里迢迢，西行入蜀，仆仆风尘，太辛苦了！所以我才奉送他两枚透穴神针，省得他要多走一段栈道的奔波之苦！”

上官婉儿听得分明，心头一震，想道：“长孙伯伯果然没有料错，这两个魔头，当真是武则天派来的！”但随即心上又起了淡淡的疑云。看这毒观音装模作样，说东话西，这一番话，竟似是有意说给长孙均量听的！想武则天要她暗杀大臣，这事何等秘密？怎的她却好似怕人不知，先行吐露？

长孙均量早已认定是武则天的主使，听了此话，暴怒喝道：“武则天是大魔头，你们两个是小魔头，大魔头我难奈她何，今日先和你们这两个小魔头拼拼！恶行者，毒观音！你们是一齐上还是

车轮战？”毒观音格格笑道：“十年前你们恃多为胜，何曾讲什么江湖规矩了？不过看在你年老份上，让你和师兄先斗，省力一点，到你将近筋疲力竭之时，我再想一个好法儿，给你送终，让你少受痛苦！”

恶行者亮出戒刀，叫道：“对这老贼，何必慈悲？师妹，你给我掠阵，让我一刀将他斫掉便是！”一声大喝，戒刀疾起，搂头便斫，长孙均量一个“盘龙绕步”，长剑抖处，剑光闪烁，刷地便是反手一剑，这一剑连闪带攻，步法和方位都恰到好处，正是长孙均量的平生绝学，按说恶行者戒刀定然斫空，而他那一剑恶行者非中不可，哪料恶行者手臂一伸，骨骼格格作响，蓦然间他的手臂好像突然长了几寸，刀锋一转，竟然劈到长孙均量的胸前。高手比斗，只争毫黍，恶行者这一绝招，大出长孙均量意外。幸而他的剑学精湛，长剑一披，但听得“当”的一声，火星飞溅。长孙均量虎口疼痛，那恶行者也踉踉跄跄地倒退几步。

毒观音娇笑道：“师兄不可轻敌！长孙先生是太宗皇帝赏识的人，若非武功超绝，怎做得到殿前检点？”恶行者一声怒吼，又再扑上，刀光闪闪，刀风呼呼，他那路天罡刀法乃是极刚猛的刀法，片刻之间，就把长孙均量笼罩在刀光之下！上官婉儿在门缝里偷瞧，直吓得手心淌汗，看长孙兄妹时，虽然也在紧张地偷看，但却不怎样惊慌。长孙璧低声说道：“这恶行者还未知道我爹爹的厉害，我爹爹的剑法专能以静制动，以逸待劳。”

再过片刻，但见恶行者连声怒叫，一刀紧过一刀，有如巨浪狂飙，连番卷到。但看长孙均量，却是气定神闲，在刀光笼罩之下，兀立如山，任他浪骤风狂，丝毫不为所动，一柄青钢剑，夭矫如龙，在如山的刀影之中，直透出来，不疾不徐，有如流水行云，极得轻灵翔动之妙，斗了约半个时辰，兀自不分胜负。陡然间，忽听得长孙均量一声长笑，一道剑光，冲破千层刀影，反罩下来，顿时间，剑花朵朵，又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飞洒下来。恶行者一声厉叫，但听得一片铮铮声响，原来他已发出了碎骨钱镖！

但见长孙均量身回势转，两枚碎骨钱镖贴着肋旁，倏然穿过；接着一挥利剑，将奔向太阳穴的一枚钱镖磕开，立即脚尖一点，施